



【落英缤纷】

一枚书签

□王力丽

季节真是嬗变的手,一抹就将夏天郁郁葱葱的绿,五颜六色的花以及酷热闷燥的暑气一扫而净。秋光先到山野人家,土地已有了收割完庄稼的安宁,光秃秃的枝头还有顽强的黄黄柿子在坚守,野草呈现着完成使命的坦然轻松,凉寒的空气正是“秋气堪悲未必然,轻寒正是可人天”。

从初秋、中秋、晚秋直到暮秋,渐渐地红了瓜果,黄了枝叶,红衰翠减,草木凋零,但在气清风寒中一枝独秀的就是万山红遍、层林尽染的霜天红叶。有人说这是火炬树,有人说这是黄栌,还有人说是枫叶,我统统称之为霜叶,因为只有经历了霜降,枫叶才会红透,才有“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”的景色。

喜欢深秋这个时候,不知是否因为我出生在这个季节。每一个生命无不与降生时的某个节气、某一时辰、天空划过的一颗流星、微云呈现的色彩、门牌号码的数字,甚至门前经过的匆匆行人、一只飞鸟的踪迹,树上倾斜落下的叶子……有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关系。

每年我都要去找寻那棵有风景的树。此时经霜的红叶点燃了原野的火海。你可知霜叶的心事?“一重山,两重山,山远天高烟水寒,相思枫叶丹”,霜叶在默默等待秋的光临,等待飒飒的秋风,等待飞鸿影下,等待秋色连波。从初春的嫩绿中就明眸皓齿地等待长大,等候在最美的秋季里做个最艳丽的新嫁娘。

秋风来了,从遥远的地方跑来了,一直跑一直跑,跑到了那棵叶子最红的树下。每一个季节都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色彩。霜叶那绯红的脸颊露出甜蜜的笑容,穿上华美的霓裳,唱着飞扬的歌,展开飞翔的翅膀,在秋风中释放着火一样的热情,轰轰烈烈浸染着秋季最美丽的瞬间。

所有深情的等待和执着的隐忍是值得的。一季秋风,一世姻缘,是霜叶沉淀一年的情感。霜叶明白的:是一年秋事的一夕霜风带给我一抹嫣红,一袭红裙,一颗火热跳动的心,我是秋风中最跳跃的红,最绮丽的颜。我要用整个生命把秋天染红,用全部热情温暖着秋天。

可风不会停留啊,它还要远行,与时光一起进入季节永恒地循环、奔跑。再惆怅百转、难舍难离也要挥手泣别。

风决绝地走了,霜叶伸出长长的手,像要触摸秋风的飘飘长衫。它的目光追随着风的足迹,踏遍千里万里,飘进了夜半钟声的客船,落到了沾霜的一江渔火;在落日残霞的古村寂寞驻足,在老树寒鸦的轻烟里酸楚落泪;在枫叶飘满的爱晚亭上寻觅,在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”的商女哀怨的眼睛里凝眸……但万里悲秋,不知风在何处?

没有什么能阻挡风飞奔的脚步。一年一年,越过山岗,越过河川,跑绿了春草,跑弯了柳条。继续跑,跑向无休止的未来,跑黄了树叶,跑飞了大雁,跑落了果实,跑冻了河流,跑老了白发。飞跑的风以燃烧的激情和焦灼的苍凉,丰滿了一个个年轮。

随着秋风渐行渐远,霜叶将最后的一丝艳丽与缠绵落地成殇,飘零凋谢,落在孕育万物的泥土上,等待又一次生命的轮回,等待来年春雷唤醒生长的力量。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,书写一季穿透生命悲凉的感动。

我们都是自然的孩子。站在生与死的当口,满地的黄叶是我出生的温床,死亡和降生完美衔接,我像一棵树站起来,一样经历岁月风霜的捶打,经过雷电虫灾的劫难,跟随节气伴着万物一起生长。风正从远方赶来,一路摇撼着,留下种子,留下希望,让生命的历程在苍穹下愈加饱满。

曾经有一枚如血的红叶凝固在最美丽的时刻,此刻就夹在我的书里。

【岁月留痕】

【烟火人间】

平实的爱情

□冯连伟

娘16岁嫁给爹的时候还是一个黄毛丫头,爹的财产是一间半破草屋和半个铁锅。爹和娘能走到一起是我的大伯和姑姑一手操办的,既非父母之命也非郎财女貌。我长大了,听爹和娘坦率地拉起当年结婚成家,在媒妁之言中还有“虚假”因素:爹当时没有什么财产,娘也没有媒婆介绍得那么娇美。但在近五十年的共同生活中,没有多少现代爱情元素的婚姻生活却亲情浓浓,共同养育拉扯了一大家人口。

从我记事起,娘在我心中敢说敢做,爹则慈祥、沉默寡言、与世无争。在我们农村,一般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内,而在我们家里,娘虽然比爹小6岁,但娘是我们家里里外外的一把手。过去家里条件差,缺吃少穿,为了家人的生计,东挪西借、赶集上店的都是娘。用娘的话说:“你爹呀,家里三天揭不开锅也找不着他,别人踢他三脚也不会还手!”

其实,娘是全家挡风遮雨的伞,是儿女心中的靠山;爹呢,是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。在爹和娘一起生活的岁月里,如果说娘多么爱爹或爹多么爱娘,我从未听他们用语言描述过,但我清楚地记得,家中有什么稀缺物品,娘都是把爹放在第一位;逢年过节,娘不曾给自己添一块新布,但必定要给爹添一件新衣。爹呢,在我们跟前说的都是娘的好,从未听到他说娘半个孬字。爹摆水果摊时,娘总是自豪地说:“你爹知道我别的瓜果不吃,每次都给我带一个最好的甜面瓜。”生活艰难,世事复杂,我听到过娘的哭声、吆喝声,但从未听到爹娘间粗声大气地说过话。

在我的记忆中,爹娘总有说不完的话。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,家里除了一台收音机外,连个电视都没有。夏天夜里蚊子特别多,冬天的夜特别漫长,睡在冰冷透风的屋里一会儿就被冻醒。那时一年四季的夜里,唯一的乐趣就是听隔壁的娘和爹拉呱,往往睡醒一觉还听到他们在说话。那时经常好奇,爹娘到底有多少话说呢?现在想想,爹娘在艰难的养家糊口之路上共同携手前行,娘掉泪的时候,爹给她安慰;爹劳累的时候,娘给他擦把汗水——这就是爹和娘的爱情啊!

爹确诊患了癌症时,我和哥姐最初想瞒着娘。但因为要做手术,我们担心万一手术时发生意外,会给不知内情的娘造成终生遗憾。于是决定由我去告诉娘爹的病情。我回家带爹进城看病时,是直接从他车站旁的水果摊接走的,仅仅相隔三天,告诉娘的就是爹得了不治之症,就要马上动手术的消息,这沉重的打击立即让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娘在家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,把给爹预备的“送老”的衣服都准备好后,又强装笑脸到医院侍候爹。

爹因有娘而幸运,他不仅活着下了手术台,而且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,顺利出院了。但因为这场手术,爹的身体极度虚弱。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,从动完手术到最后离开人世,10个多月的时间,300多个日夜夜里,娘独自承担起照顾爹的重担。娘坚定地说:谁也不用,谁也没有我照顾你爹照顾得尽心!你们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,就是对爹最好的孝顺。那一段日子,既是爹娘共同生活的最后时光,也是娘一生对爹爱的集中体现。我回家的时候,总是看到娘为爹忙碌的身影。年过六旬的娘又像年轻时一样跑东跑西赶集上店,用娘的话说:“你爹想吃什么,只要我能买到我都买给他吃。你爹多活一天,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家,就有人陪我说话解解闷啊!”

爹最后还是把娘扔下先走了。记得爹去世前夕,我回去看他的时候,趁娘去做饭不在身边,爹悄悄对我说:“你娘要强了一辈子,也累了一辈子,现在老了,我要不在了,你们都要好好孝敬你娘,千万不要惹她生气。有你娘在,你们回来还有奔头,还有这个家啊!”

爹去世后,娘哭得天昏地暗,她一遍又一遍地哭诉:“我亲亲的人啊,你把我扔下你走了,以后我给谁说知心话啊?谁再给我暖暖脚捶捶背啊……”

屈指算来,娘失去爹已近二十年了,娘为父亲流过的泪水不计其数。娘坚持在她的老屋小院里生活,每次劝她进城与我们同住,她总是说:“我住在这里,逢年过节你爹熟门熟路地还能回来看看啊;我要上城里住,你爹上哪里找我呀?”

世界上的爱情有很多种,在我眼里,爹和娘之间的爱,更多的是亲情,是融入到血液中的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的那种平实、质朴却回味悠长的感情。

【岁月留痕】

小豆腐

□高秀花

在胶东农村,老农吃的小豆腐,有人叫渣豆腐,是把磨出的豆腐沫子倒入锅里,连菜一起煮熟的。农民说小豆腐是“庄户肉”,是指庄户人吃顿小豆腐,比吃顿肉还犒劳人。

吃顿小豆腐也不容易。以前用水磨子——就是做小豆腐专用的石磨,上面装个磨拐子,用小绳系个扣子,套在拐子上,找根一米左右的木棍,插进扣子,人工推着石磨转动。

头天晚上把黄豆泡在水里,第二天早上泡开,可以上磨了。人口少,一次泡两斤豆子,人多就三四斤。把泡好的豆子放在磨上一部分,用完再加。往磨眼里投一些,加入适量水。手扶磨棍,放在胯骨前,推着磨转圈。磨眼里的豆子没有了,再加上些豆子,加上水。

磨出的豆腐沫子,在磨上粘着。左手扶磨棍,右手拿勺子把沫子刮下来,放到盆里。磨大较沉,能把豆子磨得更碎,沫子又细又白又有黏性,做出的小豆腐细腻可口。

我七十岁的时候,有一次和老伴磨小豆腐,两人换班推,一人推二十圈左右,腰就直不起来了。不知换班几次,终于推完了。这是最后一次用大磨推小豆腐。

后来买了一盘小石头磨,一只手摇着转圈。下半扇边上有一圈凹槽,用来接豆腐沫子。先在磨膛里放一些豆子,免得开始空转把表面磨坏。先铺上的豆子常常搓成两瓣,不够碎,还得舀回磨眼里再过一遍。因为磨小,重量不够,磨不了太细,一般要磨两遍。磨完两斤豆子,大约需要两个小时。即使这样的小磨,我劲小摇不动,都是老伴负责手摇,我管泡豆子,准备馇豆腐的菜。

接着就是煮豆腐。先在锅里放些菜,加入一两碗清水,以防豆腐沫子粘锅。倒入豆腐沫子,再加些水。沫子太稠了,一是难熟,二是容易糊锅底。锅烧开了,放入菜和盐,用勺子搅几次。改中小火,怕沫子漏出来。一直守在跟前,不盖锅盖,沫子漏上来就搅一搅。直到菜烂,沫子不漏了,盖上锅盖,小火煮十来分钟就可以出锅。

用香菜、大葱、辣椒、酱油、香油拌一盘小凉菜,和小豆腐搭配,构成美味佳肴。大豆里有蛋白质、大豆异黄酮、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,对人体很有益处,还有助于通便解决便秘。

想想当年,可没有这么多“原材料”。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,秋天的地瓜没完全收回家,连续三年家无余粮,生活极度紧张。我嫂子去南山买来一点地瓜叶,洗净,煮烂,挤水,用它馇小豆腐。可是豆子太少,磨出的豆腐沫子太少,几乎全是地瓜叶,没有小豆腐味。

怎么办?找到榆树皮,削去外面的老皮,露出里面白色的嫩皮,晒干,切段,放石碾上压碎,成面。这种“面”很有黏性,加到地瓜面里和面,包地瓜叶小豆腐包子。皮较薄,有弹性,蒸熟了,像小肥猪,当时觉得很好吃。

以前村里用一盘公磨推豆腐,公磨安装在大街旁或宽敞的地方。用久了,磨里的磨齿磨平了,就请石匠镩镩磨——就是把磨齿沟加深。工钱全村人凑,每户五分钱。

大家基本都在上午推豆腐,第一家推完后,磨膛里多少会留下一点收拾不走的豆渣沫子。老人们常说:“一个磨膛,养个老娘。”就是说,磨膛里落下的沫子,够一个老人一顿饭了。所以,谁也不愿意吃这个“亏”。家里有着急做饭的,不能等,只好第一个推,后面就来了好几家排队的人。老农民穷怕了,时时处处省吃俭用,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,所以显得小心眼,就怕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。

有一次,我家磨小豆腐,用大铁锅馇豆腐,还没馇熟,我叔叔来了。没有好饭给叔叔吃,我和了一块白面,擀了一张大饼,横着竖着切成九块。等锅里的豆腐沫子不漏了,放在豆腐上面,一起煮熟。又在灶膛里烤了一些小干鱼。请孩子的爷爷和我叔叔喝了一点小酒,每人吃了一碗小豆腐饼。来客人没有好饭招待,总觉得对不起叔叔。这是叔叔唯一一次来我家。

2005年,孩子的大爷病重,想吃小豆腐。我家方便些,老伴就去外村买了小红萝卜,回家馇的小豆腐,给他送去一小盆,能盛两碗多。得重病的人,想吃什么,尽量满足,免得以后懊悔。